



中國佛教之特色

馮永明

佛家哲學有其精深嚴密的理論，有從理論根據而開出超越生死的彼岸理想，並有落實在人生的具體實踐方法。即是說佛家哲學體系是精深而圓融的。這也是佛教能在中國土地上生根、開華、結果的根本原因。

中國佛教之所以名為「中國佛教」，是因佛教入華後，與當時中國思想相依附而最後融會一體，成為後來的中國哲學整個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份。蓋自漢末歷魏、晉、南北朝迄隋唐，其間凡八百餘年的中國哲學幾乎全為佛學所取代。換言之：佛家哲學曾支配了中國心靈與思想達數百年之久。觀乎此，則佛教在中國植根之深可知。

復次，中國佛教所以能名為「中國佛教」，是它除了繼承印度原來的佛教精神外，更有其獨立的中國佛學的特色，有其獨特的大判教方法，有其獨特的宗派系統，獨特的語言和精神的發揮。如智者賢首法師的法華、華嚴論疏……是發揮印度佛學所未曾有者。蓋印度佛學的精神所重視的，是對生命的存在「苦」進行反省、觀照。尋求對「苦」的超拔、解脫。沿着「離苦」得「解脫」的方向，開出四諦、十二因緣、三法印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分、卅七道品、緣起、道德因果等理論與實踐的原則和方法。固然後期有龍樹菩薩系統的空宗及無著、世親、有宗等大乘論疏發揮，但為法華、華嚴等大乘經造論，發揮其玄義奧理，重視闡釋：「凡所說皆是佛法，受化衆生皆是菩薩，凡聞法者皆到如來一切智地」，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」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等大乘精神，但依之自立宗派系統，自立判教方法……等却是在中國

。所有這些中國佛教大乘精神的特色，乃是直接繼承印度佛教本來的精神，並融會中土文化特質後，而湧現出來的。尤其是「大本未傳，孤明先發」的道生法師的「一闡提有佛性」的提出，而成華嚴、天台、南能頓宗、等出現之先聲。

如上所述及，佛教的表現形態基本有「理論」與「實踐」兩方面，而中國佛教的典型：天台、華嚴、禪宗等無論在人物或宗派方面都已做到理論與實踐雙結合，人物如：賢首，玄奘等大師是做到了理與行並重，行與解相應。宗派方面：華嚴宗，「一真法界」理論，「法界觀」——禪法。天台宗：根本理論——法華經。「摩訶止觀」，「法華三昧」——禪法。禪宗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，重視「實行」，「明心見性」等。然亦有六祖壇經、金剛經、語錄、公案等理論甚多。理與行之並重，樹立風範，為國內外知識分子所投歸。日本、新羅、百句、高麗諸海外求法者亦不遠千里而來，凡此乃中國佛教之所以能名「中國佛教」的顯然說明。

若再究「中國佛教」之形成，或究其能在中國生根之由，當又溯源於佛教之傳入與發展，及當時的中國思想背景。

佛教入華，先於邊地，後至內地。東漢永平十年，竺法蘭迦葉騰尊者至洛陽，是為佛教正式傳入中土之始。而觀於後漢書：「永平八年，」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」。三個魏志：「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盧景愛大目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……」。則可證知永平十年前，佛教已非正式地傳入中土。佛法東漸，並為中國所接受，乃因為它與當時中國思想比較

相近和比較相應。(用佛家語言即：當時中土衆生根機與佛法有緣)。蓋佛教傳入之時，正是黃老思想在中國流行之際，此時的中國思想：歷秦火、諸家典籍散佚，學統湮沒不彰，思想混亂。至西漢遂由政治統一而要求學術思想統一，於是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，獨崇儒家、提倡今文經學。自此陰陽五行化、圖經讖緯、預言吉凶、怪言災異之術遂盛行中國，此風一面流入民間，演成淺薄的宗教；或符籙派或丹鼎派。執「氣」爲生命之元，以吐納之術，求肉體之飛昇，求軀體在時空上超脫。另一面流入宮廷及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，帝皇則求長生不死，知識分子則束縛於今文經學的繁瑣章句中，思想僵化無出路。及至東漢後期，政治黑暗，社會動盪混亂，戰禍連年，民不聊生，一切有識之士益以求聞達，而求苟全性命於亂世，終於導出魏晉玄學起來，爲今文章句之反動。

佛教仍在上述思想及歷史背景下流入中國。並由宗教、神通、禪觀等方面與當時中國所盛行之黃老術相依附，而加入了中國思想取得立足處。此爲初期之中國佛教，復由般若學與魏晉玄學之相互影響推動合流，而得到普遍發展，並生根。此則可視爲發展期之中國佛教，最後而獨立成隋唐的天台、華嚴、禪宗，及唯識等宗派，此乃全盛期的中國佛教，而所謂「獨立」者，其意是指不再如依附黃老或玄學或帝皇，寺院自能成爲信仰之中心，中國亦成爲佛教的國際中心——此乃約畧而說。

若具體、分別而言之，則東漢期間，當時帝皇、王孫、士大夫嚮往長生不死，祀祠祈福延年，黃老術風吹遍，佛教乃被視爲道術之一種而被接受，而其大或小乘教義，實未爲當時所理解或接受，故後漢書記：「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」。襄楷上書云：「……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，此道清虛，貴尚無爲，省慾去奢……」。——其「浮屠」與「黃老」相提並論，又以「清虛」，「省慾」而並言「浮屠」「黃老」，所以慧皎高僧傳批判云：「魏境雖有佛法，而道風訛替，亦有僧衆，未稟皈依，正以剝落殊俗耳」。設復齋懺，事法祠祀」。此亦可知佛教在當時實被視爲方術祠祀而已。所以「道風訛替」，所以當時出家人

的生活方式亦唯一設復齋懺，事法祠祀」而已。此亦漢代佛教初來中土，譯經零星未全，教義尚未大流布，故未爲人所理解，故唯與黃老術相依附，此情形迄羅什法師在中國大量譯經而後改變。

又今文經學之陰陽五行化，一方面固然開出如上所述之圖讖方術盛行，爲佛教入中土提供依附的有利立足點。另一方面；則迫出魏晉玄學，玄學又助長了佛教的發展，蓋今文經學繁瑣的章句，割裂五經，知識分子思想於是僵化，被迫找尋出路，加上漢末政治黑暗，烽火連年，遂掀起玄學清談之風，求思想之超脫，作經學之反動。玄學之與佛教般若學，比之於黃老與佛教禪觀神通，則更爲接近和相似，(若用日本學者王城康四郎語則：彼等同屬二心態的思想)。於是般若影響了玄學，玄學推動了般若學的發展，中國佛教遂擺脫了「神仙方術」之依附，從禪學而深化至般若學。用佛家語言言之，即由定學而發慧學。而後期道安法師等要求擺脫格義，要見佛教本來面目及爲隋唐佛學之出現，作了醞釀之功，此時的佛教吸引了大量的知識份子投歸，佛教內湧現大批人材，帝皇亦被吸引而成爲忠實的信仰者和提倡者，尤其道生法師，大本未傳，孤明先發，提出：「一闡提有佛性」「頓悟成佛」，此與中國「人皆可爲舜堯」的觀念極相應，最爲中土衆生所樂聞，此皆顯示中國佛教之發展，已非東漢永平可比。

凡上所述，皆從中國哲學史上而說「中國佛教形成」之由，若從中國歷史而言之，則佛教傳入，發自漢末歷魏晉南北朝，其間數百年，中國社會乃在動盪中、烽火中，在政治極黑暗中，民間生活，苦不堪言，乃至豪門權貴亦被迫棄家園而南徙。一般知識分子多有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」之態度，好尚清談隱逸，當此之際，玄學之士極易接受佛教般若學，并投歸之。民不聊生的百姓對於佛家的「諸行無常」，及「苦」，「解脫」等理亦不須太多的說理和論證，使能有較直接的感受並接受。「業」，「輪迴」「報應」等佛家基本義理亦頗能予以南徙的頹喪豪門以安撫和慰藉，并令之產生信仰。

總而言之，佛教得以植根於中國，并開花結果，其主要因素

(下轉第5頁)

達賴的生活嚴肅。他每天一大清早就起身，先作兩小時冥想——冥想的意思，大概是禪思的參究工夫抑或密教的行法。現在他每天約花費四小時時間去冥想，但他認為還不夠，他說：「作爲一個佛教徒，每天應有好幾小時時間去注意自己的思想修持。」

活佛尙如此注重修持，平常人怎能不好好用功呢？而且他還自謙地說：「我不是一個冥想家，我盡力爲之；但沒有適當的成果。」當清晨冥想過後，他便開始用早餐，他笑笑說：「我也是一個人；所以必須填滿肚子」。

他像南傳佛教僧侶一樣，每天只吃兩餐，早餐和午餐。他於七年前成爲素食者。喇嘛佛教徒多不禁葷食的，而他又跟中國佛教徒一樣吃齋了。

早餐完畢，他到辦公室去，處理那些陸續不斷逃亡到印度來的西藏難民事務；他也在辦公室看書；並在相鄰的侍應室接待訪客。無事的時候，他便到住宅外去種種花，他種了許多花，不久就會盛開了。每當訪客看到他蹲在地上種花而弄得滿身泥污時，不免感到驚奇，而達賴喇嘛則覺得有趣，他說：「在拉薩時我也親自種花，有時常把手割傷或擦傷哩！」

一天工作完畢，達賴喇嘛如果有興趣的話，他會研讀一點英文，他於到達印度後，較注意英語的學習，現在已能講得很流利，並能閱讀英文報紙，但他仍喜歡通過通譯員對外人談話。

三月十日是他宣佈西藏獨立的紀念日，可是他並不作任何慶祝。不過散居在印度週圍的一些西藏部落的代表到達南拉沙拉，舉行手工藝品展覽會，及討論他們來到印度後的進展。除此而外，三月十日對達賴喇嘛來說，是一個跟平常一樣的日子。

（上接第15頁 中國佛教之特色）
，首先是佛家哲學本身，它是精深而圓融的。所以能超越時間和空間，而與中國文化融成一體。——此爲根本原因。其他因素畧言之有如下五點：

（一）思維方式相同——印度，中國哲學，同屬東方向內的反省的思維方式。故佛法東漸易爲中國所接受及融會。

（二）與方術之相附——漢代今文經學陰陽五行化，圖經，讖緯方術之盛行與佛教之「神通」「數息」等相依附，有助佛教立足於中土。

（三）與玄學合流——迫於今文繁瑣章句，而於魏晉產生了玄學，玄學與般若學在某些地方比較相似比較接近，互相合流，故彼此推動，促使佛學在中國發展與流布。

（四）歷史環境——東漢末年至隋唐統一，其間之中國社會，政治黑暗，戰亂頻仍，民不聊生，一方面使知識分子不求聞達，喜談玄學及投歸佛學，另一方面使當時人們能較直接地對佛教的理論和理想，而有切身之體會和嚮往。

（五）慈悲與淡泊精神——佛教以離苦，解脫，見自性本來面目爲理想，故其實踐精神對自則淡泊，對他則慈悲。此淡泊與慈悲有助國家風化，爲民所喜歡，爲帝皇所提倡。佛敎能東漸爲中國所接受，並融會中國文化，支配中國心靈思想，其影響深而遠，究其因大抵如是。

但究實而言，佛學是世界性的，因爲佛家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人生，最後的生死問題，「人生」是世界性普遍性的，無所謂「印度人生」，「中國人生」。故亦無所謂「印度佛學」，「中國佛學」。所謂「中國佛學」，乃就其特色而言耳。

多一定戶，多一份力量，多發揚一份佛教文化之光！